

—

“塔什干”在乌兹别克语中的含义是“石头城”。这座中亚最大的城市不仅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还曾是漫漫上千年、绵延几万里的古丝绸之路的一颗耀眼明珠。而现在,中国的“铁人”们要沿着古人的足迹,铺就新时代的“能源丝绸之路”——中亚天然气管道。

杜军就是前来“参战”的数以万计的石油大军中的一员。在来塔什干之前,一直在中哈原油管道奋战的杜军,即将回到北京中石油规划总局机关工作,回到父母和儿子身边。虽然杜军一直执意要留在中亚,但领导给他下了命令,必须回国。领导意图很明显,想让他走出他的伤心地,走出丧妻之痛的感情泥沼。父母也给这个“不省心”再也折腾不起的儿子规划了美好前程:现在家里啥都不缺,只需在单位安安稳稳、按部就班地上班,再找个温柔贤惠的媳妇,共同把孙子抚养好。

一边是谆谆教诲的领导,一边是千呼万唤的父母双亲,杜军实在是扛不住了,他决定回国。就在杜军收拾好物品,准备背上行李,怀着不舍与无奈离开哈萨克斯坦时,一条重要消息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主意。

那是7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一条重大新闻让杜军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在北京签署了《中土天然气购销协议》和《土库曼阿姆河右岸天然气产品分成合同》。根据协议,从2009年1月起的30年运营期内,土库曼斯坦将每年向中国输送300亿立方米天然气。

身为石油人,杜军知道,这些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亚至中国天然气管道的建设进入了一个倒计时。这条管道起于阿姆河右岸的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经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和哈萨克斯坦南部,从阿拉山口进入中国。要在28个月内建成2018公里的境外管道,任务非常艰巨。为了保证这场中亚之战的绝对胜利,中石油四处挑选精兵强将。

杜军精通俄语,又有多年中亚工作经验,自然是最合适人选之一。但是,领导认为中亚是他的伤心地,让他参加,不仅不能让他及时走出感情的阴影,相反,还会加深其伤痛。权衡再三,领导还是做出了让杜军回国的决定。

可杜军毕竟是石油人啊,石油人的心永远是那么炽热,激情总是那么高涨。看着身边的同事一个个被招到中亚天然气管道公司麾下,他浑身变得不自在起来。

杜军越想越纠结。他怎么甘心呢?“不行!我得去。中亚天然气管道是承载着国际友谊和国家能源战略的钢铁大动脉,不敢说百年难遇,至少今生难逢。”领导对杜军说,一切主动权在你手中,你自己选择。难交差的是远在北京的父母。而此时,他们正焦急地等待着儿子的归来。在他们看来,儿子自打上学后,就没有很好在家踏踏实实待上几天。特别是参加工作后,他几乎都在中亚那片茫茫的戈壁滩上。

快了!应该快了!母亲天天翻看日历。几天后,母亲总算把盼了十多年的儿子给盼回家了。

杜军很疲惫,不是因为大大小小八九个沉甸甸的包,而是他心中那个难以张口,必将要付出父母更加伤心的决定。母亲为儿子沏上了最好的茶,做了最可口的饭菜。父亲把快乐与幸福藏在心底,一声不吭地帮儿子整理行李。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该休息了,该好好休息了。”母亲抚摸着儿子的面颊,心疼地说。

“爸——爸,爸——爸……”儿子先是有点怯生生的。看着心事沉沉的儿子,父亲体谅地问道:“孩子,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看着体贴的父亲,杜军眼圈一红,泪水夺眶而出。然后,站起来说:“国字号的能源战略工程中亚天然气管道马上就要上马了,我已经报名参加了。”

“那不还在中亚吗?”父亲说。对于中国石油动态,特别是海外军团的发展,杜军父母极为关注,中亚天然气管道建设,他们自然也有所了解。

杜军点着头说:“我去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

“塔什干!”父母同时将目光投向了杜军。

塔什干——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敏感的字眼。那曾是杜军和妻子塔吉娜娜结婚、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那里留下了许许多多他们美好的难以忘怀的记忆。即便那是10年前的事了,但触景生情,能不拘他的回忆吗?

“孩子,你能不去,就尽量不去。我们之所以逼着你回国,并不是不同意你在国外工作,而是想让你走出感情的阴影,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母亲语重心长地说。

杜军很无奈地说:“妈,不能。对于短暂的人生来说,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更何况,我有在乌国工作的经历,我有优势。”

“可是,孩子,那里毕竟有你和塔吉娜娜生活的影子啊,你的心情能不受影响吗?你得考虑清楚啊!”母亲担心地说道。

杜军陷入了沉默,屋子里的空气也凝结了。但沉默之后,杜军的话语更坚定:“爸,妈,我选择去。至于感情的阴影,你们放心好了,我会慢慢调整过来的。我后天上午就得出发。”

父亲点着头。母亲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抱着孙子,静静地坐在一旁。是啊,儿子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是何秉性,她心里最清楚。

走的时候,儿子杜木用生硬的汉语说:“爸爸,别走,爸爸,别走。”

二

在塔什干,杜军的工作状态近乎疯狂。他总是背个包,坐着老式的有轨电车,奔波于乌国的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办理着各种各样无比烦琐的手续,为中国石油大军进军乌国紧张地打着前站。他知道,战鼓已擂响,祖国在等待着他们的

■讲述

中亚绝恋

□路小路 纪红建

凯旋而归。他尽量不想去往事,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思绪,而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疯狂的工作来麻醉自己。然而,这里的一切似乎是那么陌生,而又那么熟悉。塔什干这个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这里的美丽花园、喷泉、博物馆、剧院等地方,都曾留下过杜军和妻子的甜言蜜语吗?他能不触景生情吗?在幽静的林荫大道,在鲜花盛开的美丽公园,他的塔吉娜娜还在那里散步,静静地等待着他……一阵轻风告诉他,那已经是10年前的往事了,塔吉娜娜永远离他而去了!此时,他在心里轻轻地千万遍地呼喊:我来了,塔吉娜娜,你在哪里?

一天,一个多年未见的熟人彻底捅破了杜军的内心防线。乘坐老式有轨电车的杜军,碰见了他10年前房东的儿子——他和塔吉娜娜的结婚证人。

“嗨,杜军,这么巧,在这里遇见你!什么时候到的塔什干?”“你好,你好。多年不见,还好吧?”“你妻子塔吉娜娜呢,她是否也来塔什干了?”杜军眼圈红红的,然后小声说:“她,已经去世了。她去了天堂,就在去年。”“啊!多好的一个姑娘啊,可惜这么年轻就……”“杜军陷入了沉默。老式有轨电车,就这样把杜军带到了十多年前的岁月——

那是浪漫的求学时期。在白俄罗斯戈梅利国立大学读研究生的杜军,到大学一年级俄语系选修课,与美丽大方的塔吉娜娜相遇了。可以说,他们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帅气英俊的杜军急需有人帮助他提高俄语水平,而美丽大方、温润如玉的塔吉娜娜,不仅给予了杜军热情的帮助,还拨动着她青春的心弦。不久后,他们恋爱了。

跨国婚姻可不是闹着玩的,必须面对双方生活习惯的不同和文化观念的差异,特别是婚姻观念的冲突。年轻人沉浸在浪漫之中,哪有时间考虑到这些,但做父母的就要理性而现实得多。

然而,爱情的力量是不可理喻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天,塔吉娜娜突然用一口纯正的汉语在电话里给已经研究生毕业回到北京的杜军有模有样地背起了《静夜思》。这着实让杜军惊奇不已,他压根儿就没见过她学汉语,却突然之间说得如此流利和纯正。原来,她自从与杜军相恋后,就一直在偷偷学汉语,没有课本,就从老华侨那儿借,塔吉娜娜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啃汉语,她想任何困难都比不了她对杜军炽热的爱!

杜军感动得一塌糊涂。他信誓旦旦地承诺说:“塔吉娜娜,等我工作有了着落,我就把你接到北京来。”不久,杜军在北京一家土产进出口公司谋得一份工作。因为有俄语优势和在白俄罗斯学习的经历,他又很自然地被派到这家公司驻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办事处。

这为这对恋人提供了便利。随后,大学毕业的塔吉娜娜毅然选择来乌兹别克斯坦。那是他们最为幸福的时光。虽然工作辛苦,条件简陋,但爱情的甜蜜让他们忘记了所有的困难、障碍和烦恼。

1998年4月8日,那是杜军生命中无法忘记的一天。“塔吉娜娜,我们结婚吧!”杜军拉着塔吉娜娜的双手,郑重地向她表白。塔吉娜娜脸色红晕,微笑着点头。他俩就那么悄然地手牵着手往婚姻登记处跑,但工作人员告诉他们,登记可以,但必须有两个证婚人。没法子,他们只得返回,找了房东的儿子和另一个邻居当证婚人。

两年后,杜军面临回国。“塔吉娜娜,我们回中国发展吧!”杜军试探着问。“好,回去吧!”显然,塔吉娜娜已经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家。

回到北京后,塔吉娜娜最开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俄语中心做播音员,主持一档叫“音乐茶座”的节目。后来,又转到北京工业大学俄语培训中心当外教。

塔吉娜娜就想这样在北京扎根,生孩子,安心工作,经常回白俄罗斯看看父母,安稳过日子。但命运又会有怎样的安排呢?

三

杜军能成为百万石油大军中的一员,得益于中国石油迅速发展与海外发展战略。

那是2001年底的事儿了。那时,中石油开始中俄原油管道和气管道的初步可行性研究,急需俄语专业的人才。精通俄语的杜军心动了,想去参与这一项目。

杜军把这一想法提出时,父母没有吱声,只是把眼神递给

了儿媳塔吉娜娜。他们知道,中石油的每一个海外项目,都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因为要远离祖国和亲人,还要面对各种艰难和危险。父母想,我们能接受,塔吉娜娜能接受吗?

没想到有孕在身的塔吉娜娜爽快地答应了:“这可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工程,有机会当然要参加。”

考试没有丝毫悬念,倒是加入石油大军后,中俄翻译可把杜军愁坏了。比如泵站、压气站等专业名词,中文好懂,但俄语他还真没见过。因为俄语的专业术语完全是一个独立的语系,如果一辈子不管管道,就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个词。

杜军碰到了钉子。这时,塔吉娜娜微笑着鼓励他:“慢慢学,别着急,没问题的。”杜军又找到懂俄语的老专家,努力地学习。渐渐地,杜军又找回了自信。

2002年5月底,杜军和塔吉娜娜的爱情结晶来临了。

因为中俄原油管道前期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儿子出生7天后,杜军就离开他们母子赶到大连。当时三国四方人员在大连开会,他作为俄文翻译参加。

最终,虽然中俄原油管道建设因为种种原因暂时搁浅,但这些经历,却为杜军参加中哈原油管道打下了坚实基础。

杜军提出参加海外作战,进军哈萨克斯坦的理由同样充足:这是中国第一条跨国原油管道,是连接里海油田到中国内陆的重要能源通道。

百万石油人的家庭都面临着两地分居,这倒没啥稀奇的。他只觉得,塔吉娜娜作为一个外国人,还带个孩子,生活在异国他乡,能如此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事业,确实让他感动。

但不久后,好消息传来,中哈原油管道项目出台一个新政策,可以带家属。对此,他们没有犹豫。杜军为他们母子俩准备着,而塔吉娜娜则带着孩子不远万里来到哈萨克斯坦。

在哈国一个很小很小的县城里,在中哈原油管道某段项目的驻地,他们租用了当地一个小小的屋子,一家三口团聚了。虽然,这里很艰苦,但来到这儿的塔吉娜娜没了孤独寂寞。她发现,原来跨国能源管道的建设,并不是中国人在此单兵作战,而是多国队伍的联合作战。原来,地球只不过是“个村”落而已。

两地分居的根本性问题解决了,但新问题又出现了。这个城市附近有一个铜厂,天天有大量的废烟往城里灌,环境污染极其严重。

怎么办呢?这可是国家工程啊!国家的使命高于一切。杜军他们选择了兢兢业业工作,凑凑合合过生活。

那段艰辛的日子,却成了杜军一家子最为快乐的时光。塔吉娜娜不仅美丽大方,还贤惠能干。她不仅要带孩子,还帮杜军翻译资料,甚至还帮项目厨厨房里的老太做中餐,特别受大家欢迎。杜军带着一天工作的疲惫回到那个小小的屋子,一种温馨甜美的家的感觉就包裹着他,美丽的塔吉娜娜总会笑盈盈地来迎接他,给他一个甜美的热吻。那时的时光,后来成为杜军最难忘最心痛的回忆。小屋子总弥漫着塔吉娜娜甜美的歌声和笑声,他们最爱唱的歌就是苏联的《小路》《红莓花儿开》《山楂树》等。

工程进行到哪里,塔吉娜娜就跟随到哪里。塔吉娜娜美丽的的身影和电话里给她已经研究生毕业回到北京的杜军有模有样的风景,陶醉着和感染着参战的中外员工。

后来,孩子要上幼儿园了,考虑到在生产工地有许多的困难,杜军就让塔吉娜娜带着孩子回到白俄罗斯的娘家。

牵挂依然。一有时间,杜军就会飞到白俄罗斯看他们娘儿俩。2006年8月初,杜军再次飞到白俄罗斯。看着略显虚弱的妻子,杜军心痛了。两个月前,塔吉娜娜做了个手术,把甲状腺上的一个瘤切除了。当时杜军本来来照顾的,但那段时间项目上紧张得不行,实在难以脱开身。

塔吉娜娜打小就生活在核辐射较为严重的地方,免疫系统一直很弱。她身上的这个瘤也一直牵引着杜军的心,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这个瘤是良性的。

8月16日,是杜军假期即将结束的日子。

“爸爸,爸爸。”这天早晨7点15分,儿子从卧室跑出来,用俄语的大声叫喊,惊醒了睡梦中的杜军。昨天在书房整理资料太晚,怕打扰他们母子俩,杜军就凑合着睡在了客厅。

杜军揉着朦胧的睡眼被儿子的叫声惊醒,他感到情况不妙。在他的记忆中,自从儿子降生那天开始,从来都是塔吉娜娜先于儿子醒来。儿子为何会单独一人跑到自己身边来哭喊呢。一种不祥之兆涌上心头。儿子惊恐地叫:“妈妈,她……”

当他跑过去时,塔吉娜娜静静地睡在宽大的床上,已经没有了呼吸。她的年龄永远定格在了29岁。

杜军趴在他的塔吉娜娜身上号啕大哭。杜军几乎垮了,他眼前一片漆黑,心情降到了冰点。儿子没了妈,丈夫没了妻子。塔吉娜娜走了,把长长的痛苦和无限的思念留给了杜军。杜军和塔吉娜娜除了几年浪漫的校园生活,他们所有的记忆,几乎都在中亚,在那片茫茫的戈壁滩上。他们是戈壁滩绽放的爱情之花呀。

塔吉娜娜的突然离世,让杜军所在项目的领导和同事震惊与难过。

妻子走了,杜军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中,领导给他请了两个月 的假,让他好好地陪陪孩子,安慰好两家父母,也好散散心。那时,中哈原油管道刚刚投入运营,各方面都还在磨合期,有许多事情还等着他们做。杜军的心还在牵挂着中亚管线,他停不下来,静下心来满脑子全是他的塔吉娜娜,这样他会疯了的,他只好带着忧伤提前结束休假回到项目上。

“头儿,我回来吧!”杜军的话忧伤而坚定。

处理完妻子的后事,杜军带着儿子离开了白俄罗斯,带着永久的遗憾和无尽的忧伤。回北京的路上,杜军步履沉重。

可苦了4岁的儿子!由于他一直跟着妈妈生活,说的是俄

语,汉语几乎不会。回到北京,他只有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面临着各种问题。

杜军想,自己懂俄语,若是自己带会要好得多。可有什么办法呢,项目还等着他回到中亚那片茫茫的戈壁滩上呢。他亲了又亲可爱又可怜的杜木,然后背上包,离开了北京。

慈祥的爷爷奶奶,为了不让孙子缺失父爱和母爱,绞尽脑汁,费尽心思,为孙子营造着完整的家。然而,爷爷毕竟是爷爷,奶奶毕竟是奶奶,有些事,他们根本无法替代孩子的父母。

一次,杜军打电话回北京问杜木的情况。

“杜木这孩子要怕,怕老师知道他不懂汉语,他老是装懂,老师说什么他就啊啊啊的,其实他根本就不懂……”

搁下电话,杜军仰望窗外,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儿。

四

我们与杜军相遇时,已经是他再次来塔什干后的第3个年头了。“蓝金”正奔向远方的祖国,杜军的心情,如同乌云渐渐被太阳光冲散,蓝天白云占据了整片天空。

我们漫步在异国的那个寂静院落,讲述和倾听这些故事的时候,心中浸满丝丝凄凉。

“塔吉娜娜虽然是西方人,但她却是一位具有东方女性传统思想的女人,任劳任怨,是个非常善良、勤俭持家的姑娘。婚后,她跟着我一直在外漂泊,没享过一天福。孩子出生一周我就离开了她,开始投入紧张的工作中。当时根本没想那么多,只知道埋头工作。我在海外能踏踏实实干这么多年,很大原因是她的大力支持。现在明白了,可晚了。”杜军尽量抑制住自己的情绪说。

北京的父母和白俄罗斯的父母,也都催促和建议过:“孩子,塔吉娜娜不在了,你还得有自己的生活,儿子也需要有母亲,请你再考虑一下自己的再婚问题。”可杜军在中亚一干就是几年,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塔什干有着他的爱,有着他美丽的塔吉娜娜,他的心里全部装着塔吉娜娜,别人很难进入他的心里了。

我们被杜军凄美的爱情所震撼!这么一个难得的好小伙,会有人接过塔吉娜娜的爱,来替塔吉娜娜继续着你们绝世的爱情,保护你和儿子的!我说:“回到北京我给你结婚。”可杜军苦笑说:“我不愿把更多的别离分居之苦,再强加给另一个人。”

“中亚留下了你最美好的记忆,抛洒了你的青春岁月,也成了你的伤心地,你还打算在这儿干多久?”我问。

杜军仰望苍穹,沉思久久后说:“也许3年,也许5年,没个准。谁心中还没有一个伤心往事呢。只要需要,我就会在这片戈壁滩上继续干下去。”

此时,我猛然间觉得,杜军的血液像长江、黄河一样奔腾起来,与横卧在中亚的钢铁巨龙共同律动,奔向远方的祖国大地……



天然气管道建设现场



■行走

莲花尖:钱塘江的根

□汪浙成

若把钱塘江比作大树,开化莲花尖就是它的根;若把钱塘江比作个人,莲花尖是孕育胎儿最初的细胞。

八月份钱江潮,是万人争看的世上奇观。记不清多少回,我在观潮时节站在江畔观赏,被那壮观景象深深震撼。那绵延数里像万马奔腾呼啸而来的一线潮,多么像我们母亲河在汇入海洋前回头转身来恋恋不舍地向她养育她的母亲大地作最后告别。那气势万丈的回头浪,就是澎湃在她心中的激情,像火山一样在喷发迸射。

我出生在钱塘江畔,对母亲河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和眷恋,连祖传起的名字里都留着她的印迹。每次观赏完钱江潮,都引动我遐思联翩,这磅礴的水流究竟来自哪里?我到过她的上游富春江和新安江,却不曾到过源头,更不知那个怎样的地方。作为一个对钱塘江有着情结的人,只有到过源头。才可以说自己完整地了解了我们的母亲河!观钱江潮,探钱江源,成了我心化多年的夙愿。

一个秋色缤纷的日子,我来开化探寻到了钱塘江发源地——白际山上的莲花尖。

在历史上,钱塘江发源地一直存在着南源和北源的说法。最早是《汉书地理志》上说,浙水“出

丹阳黟县南蛮中”。后来郦道元《水经注》也认同了这一说法,把新安江上游安徽休宁作为钱塘江源头。但后来人们发现,钱塘江另一条干流衢江及其上游的流域面积更大,年均流量也远远超过新安江。据此,1997年新华社报道称,“钱塘江源头出自浙江西部开化境内”。其实,此前的《辞海》也有记载:“钱塘江,旧称浙江,浙江省最大河流,上游源出浙皖赣边境的莲花尖。”

莲花尖坐落在开化西北白际山,海拔1054米。上到那里是要一点脚力的。上次来时,我只到山下的“钱江源”碑前就止步了。那时上山的路还不曾修好。现在新铺设了石级踏步,分东、西两线直通山顶,比以前好走多了。

那天,我们选择东线,先过廊桥,桥下涧水在乱石间奔突汹涌,激溅起一川水花,仿佛一朵朵流动的白色莲花,当地人称莲花溪,其实就是陪伴我们从开化县城一路北上的钱塘江上游马金溪。此时秋阳已经西斜,照在对面山坡茶园上。一垄垄茶树望去宛如一级级台阶,铺向高山蓝天。早已闻名的开化佳茗——与“龙井”一字之差的龙顶茶,就出在钱塘江源头四周高山上,当地人便有一“江挑二龙”的说法:“江头出龙顶,江尾

采龙井;送人送龙井,自己吃龙顶。”

过了廊桥,山势便显得陡峭,两边峰峦插天,层林尽染。最耀眼要数水杉树,红得像是熊熊燃烧的火把,热情奔放。银杏也极其抢眼,一身金黄靓丽的艳装。最可爱的还是漫山遍野的杉木林。在万木萧疏的寒冬来临之前,绿得郁郁葱葱。还有红豆杉、青冈木、山毛榉、大叶杜鹃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姹紫嫣红的杂树野果,色彩丰富而绚丽。

峡谷里空气清新,像经过净化似的沁人心脾,让人神清气爽。我这个近来饱受灰霾困扰的杭州人,一路上作深呼吸状,吐故纳新。同行的当地友人小姜和红旗看都美了。“你们以后要多来我们开化。”小姜一本正经地说,“这里吸上一口气,能顶别处10口!”

据这两位友人介绍,这里空气中每立方米的负离子含量,最好时能高达14.5万个。每年春暖花开,峡谷深处,涧水两旁,山花烂漫。登顶游客络绎不绝,歇息坐下,听空山鸟语,观石上清流,细数水中嬉戏石斑鱼。让明媚的阳光晒晒背,让新鲜空气洗洗肺,用大山里的绿色食品养胃,这里成了华东地区难得的养生福地。

走着走着,忽见迎面悬崖壁立。抬头望,高约百米,发黑的巉岩上飞流直泻,因为在枯水期,当地又遇50年来不曾有过的高温,水头不是很大,刷刷地冲击在一根斜靠在崖壁上的风倒木上。那木头虽已朽烂,却粗壮高大,架架电线的水泥杆子还高高悬挂下来,像粗壮的树干从山上冲落下来,可以想见,换在平时,这百丈飞瀑的气势定是十分壮观。

令人讶异的是,一路上来,这样的飞瀑竟层层叠叠,连在一起有五六处之多。那细长白练从

天际飘飘洒洒垂挂下来,构成一组罕见的瀑布群。若在正常季节,那银河落九天的飞流,那漫天大雪般的水雾,那震天动地的咆哮声,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原来构成汹涌澎湃钱江潮的各种元素,都深藏在源头的大峡谷中。

夕阳西下时分,我们终于气喘吁吁地登上峰顶莲花尖。原来这里是一片人迹罕至,郁郁苍苍的原始次生林。到处是爬满青藤的古松,高耸入云的山毛榉,高大挺立的柳杉林,还有像蟒蛇一样在林莽中绕来缠去的古藤,显得荒芜而神秘。林中深处有一股高山湿地,厚厚草叶覆盖的地面上,汩汩地冒着一股清冽泉水,在枯枝落叶间到处流淌,紫纤回环,急匆匆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然后顺着纵横交错的小沟,分东西两路向下流去,在我们刚才上山的源头碑下汇在一起,流入莲花溪。

就是这片小小的高山湿地,孕育了我们浩浩荡荡、泽惠浙江的钱塘江。它是上苍对我们浙江人的恩赐,是我心仪已久的母亲河源头。

说实在的,我对母亲河源头一直心存敬慕。可惜今年大旱,湿地上竟干乎乎的,杂草丛生,满是衰草败叶,没有一滴水,全然不是我所想象的模样,感到有点遗憾。正在这时,静谧的山林里,传来细微的水流声,忙趋前寻去,见不远处有一方潭水,水中立着一座白衣观音像,神态慈祥地站在洁白的莲花座上,手中净水瓶里有水在滴答着。那水从瓶口出来,流得极其艰难,却很执着。一滴下来后过很久,才慢慢酝酿成第二滴,就这样坚持着长流不息,因为水质纯净,那悬在瓶口的水滴在斜阳下像珍珠似的熠熠放光,然后滴答一声落入潭中,汇成一股涓涓细流从观音像前的

出口,向我们上来的山下淙淙流淌下去。

我们在潭边找了许久,始终没弄明白净水瓶里的水是怎么回事,兴许是湿地上的地面水钻入岩石下成了潜流?不管怎么,想来当年造形的人,这样设计自然是有其良苦用心。今日里我虽未能看到遍地涌泉,但眼前的景象却令人有些感动,让我形象地体验到源和流相依为命的血缘情深。作为一条河流,源在完成母亲的责任后,总是又倾其所有都给了孩子,哪怕自己瘦弱得已奄奄一息,也要将最后一滴精血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就是这样,她也不要孩子留在身边照料,鼓励他们去闯闯天下,世上多少河流因此泽被大地閃发出生命的辉煌。当然也有极少数河流,流着流着消失在茫茫戈壁沙漠中。而钱塘江,在消失前回过头来,最后看上眼自己的亲娘!

从莲花尖下来时,红旗讲了一个流传当地的美丽传说。原来古时这里是观音修道福地。一天,观音要到前往庆贺王母娘娘寿诞,嘱咐童子照看潭中正在修炼的小白龙,要按时喂食。哪知童子被莲花尖上的美景陶醉,玩得忘了喂食。小白龙在潭中饥渴难耐,躁动不安,来回翻滚折腾,一不小心跳将出来,顺着水流朝山下游去,一直到了东海。因为小白龙跟观音学法已有一定功力,它一路滚过的地方,就成了今天的钱塘江。小白龙后来长大了,不忘观音恩德,每年都要从海里回来看看。这就是每年八月奇观——钱江大潮的来历。

不知因为故事,还是满天晚霞,此时的莲花尖,回头望去真的宛如一片霞光四射的美丽仙境。